

俄汉情感—心智状态谓词的语义句法互动*

张 红

(河南大学, 开封 475001)

提 要: 情感—心智状态谓词“надеяться/希望/指望”有相同的语义结构, 但由于语义因素的预设, 陈说扮演的角色不同, 衍生各种语义变体。这些语义变体的配价一致, 但在表层结构体现的句法题元不尽相同。利用莫斯科语义学派语义配价理论, 描写分析该语义变体的语义配价与表层句法题元的对应关系, 为俄汉语词语义与句法的整合研究提供实例。

关键词: 情感—心智状态谓词; 预设; 陈说; 语义配价; 句法题元

中图分类号: H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065-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16

Syntactic-semantic Integration of Affect-mentality Predicates in Russian and Chinese

Zhang Ho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ffect-mentality predicates “надеяться /hope /expect” have the same semantic structure, but generate different semantic variations due to the roles presupposed by the semantic elements. With the same valence, the semantic variations manifest different argument structure in syntactic structure. This articl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emantic valence theory of Moscow Semantics, analyz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emantic valence and the argument structure so as to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research of semantics and syntax with the case study of Russian-Chinese words.

Key words: affect-mentality predicates; presupposition; assertion; semantic valence; syntactic argument

1 引言

在语义研究中对带有‘надеяться/希望’^①意义的动词可释义为: X надеется на P / X 希望 P = X 处于肯定的情感状态是由于 1) X 认为 P 实现的可能性很大; 2) P 对 X 来说是好的(有利的)(Иорданская 1970: 22-23)。释文显示, “надеяться/希望”的语义结构包含两种要素: (1) 认知成分(可能性); (2) 评价成分(好的、有利的)。大多数词汇语义单位都包含预设和陈说两种对立成分, “二者的关系类似句子的主位与述位, 预设相当于主位, 是词语称名的出发点; 陈说相当于述位, 是概念意义的称名焦点”(张家骅 2003: 81)。词汇语义单位的相互关系不仅限于同义、反义、转换等, 而且还体现在相同义素的不同身份上。

上述释文中两种语义要素在预设和陈说部分的不同排列会衍生不同的词汇语义变体。若认知成分(可能性)

处于陈说位, 而评价成分(好的、有利的)处于预设位, 衍生的词汇语义单位本文称之为 надеяться₁, 这也是 надеяться的基本意义, 对应汉语的“希望₁、指望₁”; 若认知成分(可能性)处于预设位, 而评价成分(好的、有利的)处于陈说位, 衍生的词汇语义单位本文则称之为 надеяться₂, 它对应汉语的“指望₂”。

2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指望₁与 надеяться₂/指望₂的语义句法特征

2.1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指望₁语义要素的预设/陈说角色

自然语言集成描写是莫斯科语义学派语义研究的一个指导原则。词汇单位的语义特征必然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在它们的语法特征上(张家骅 2006: 140)。莫斯科语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汉语动词语义—句法集成对比研究”(12BBY139)的阶段性成果, 获得中国博士后第52批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2M520777)和2013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

学派的元语言释文是用缩略、统一的对象语表达的元语言句,不仅仅揭示语言单位的意义,而且直观、系统地显示词汇、语法等单位的各种聚合和组合关系。

使用莫斯科语学派的元语言释文将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指望₁ 释义如下: X надеется₁ на P/ X 希望₁/指望₁ P = X 体验肯定的情感,因为预设: X 认为 P 是好的(P 对 X 而言是不可控的);陈说: X 认为 P 是可能的。

在 надеяться 的意义中纯情感成分体现较弱,在 Wie-rzbička (1972) 阐释的 36 个情感谓词中没有 надеяться 一词,而是将其归于心智状态谓词。本文则称为情感—心智状态谓词,“许多情感动词具有派生的心智意义,如:我怕你(情感意义)→怕是你不对(心智意义)”。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指望₁ 语义结构中认知成分(可能性)处于陈说位这一事实可通过否定来验证。“预设—陈说的对立可以表示为谓词的语义要素与否定的相互作用:如果词的释义中包含两个结构上平等的语义要素,那么否定只涉及陈说要素”。(Падучева 2004: 93) 试比较:

① a. Ты надеешься₁, что Ланцелот спасет тебя?²⁾ / 你希望₁/指望₁ 兰采洛特救你吗?

Нет. А ты? /不(希望₁/指望₁ 他救我)。你呢?

И я нет. /我也不(希望₁/指望₁)。

b. 我并不希望₁ 出现奇迹;在解决基本分歧方面,我并不指望₁ 有什么重大进展。

显然,‘我不希望₁/指望₁’意味着‘我不认为 P ‘他救我’/‘出现奇迹、有什么重大进展’可能会发生,而不是说‘我不认为 P 是好的’。否定指向认知成分,而评价成分未受影响。

另外,надеяться₁ 和情态词“мочь/能够、сметь/敢、можно/可以”等搭配,受情态词作用的也是该谓词语义要素的认知成分,例如:можно надеяться₁/可以希望₁/指望₁ 表示‘有足够理由或根据认为……是可能的’。试比较:

② a. Можно надеяться₁, что к концу года положение стабилизируется. /可以希望₁/指望₁ 年底事情会稳定下来。≈有足够理由或根据认为 年底事情稳定下来是可能的。

b.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₁ 有益于社会;这个队有进步 正在成熟,可以指望₁ 下一次踢出好成绩。

如果 надеяться₁ 用于指出情感—心智状态原因的上下文,那么这往往也是认知的基础,是认为事件 P 是可能的根据。例如:

③ a. То, что вы более спокойны,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деяться₁, что это письмо скорее удивило вас, чем огорчило. ≈То, что вы более спокойны, дает основание считать вероятным, что... /您显得更加平静,让人有理由认为 这封信不是令您伤心,而是令您吃惊。

b. 他已经感到如此疲倦,因此希望₁ 哪怕只是一分钟也好,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喘一口气。

同样,带对别连接词的上下文也是体现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指望₁ 语义特征的典型文本,如连词 но/但是(可是)在指出 X 关于 P 的可能性认识与现实非一致的同时,又引出了‘非 P’的判断,即肯定了非 P。如:

④ a. Я надеялся₁ увидеть ее за ужином, но она велела сказать, что она плох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и лежит в постели. /我希望₁/指望₁ 晚饭时见到她,可是她吩咐说自己不舒服,在床上躺着。

b. 她多么希望₁ 丈夫能来接她,可是她知道赵汝江公务缠身 不能来接;他停了一会儿,指望₁ 对方回答,可是对方根本就懒得回答。

例④a、④b 中‘希望’都没有实现,好像是‘白搭’了,因为主体所期待的事件 P 没有发生,而不是因为事件 P 的有利性未被证实。此外,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指望₁ 语义结构中认知成分的陈说地位同样体现在带‘напрасно/白地’意义的上下文,试比较:

⑤ a. Ты напрасно надеешься₁ на его помощь. ≈Я думаю, что он тебе не поможет. /我认为,他不会帮你。

b. 你白希望₁ 他帮你;白指望₁ 他答应你。

副词“напрасно/白(白)”与陈说成分相互作用,它否定了存在意见(我认为他帮/搭理你是可能的),即表示说话人不同意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指望₁ 语义要素的认知成分,而评价意见(我认为他帮你/搭理你是好的),即预设成分未涉及。可见,预设是语言单位中不被否定的成分。

2.2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 的语义配价与句法题元对应关系

我们知道,语义配价是深层词汇语义结构中的变项,在表层结构中一般通过句法题元体现出来。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 的配价虽然一致,但在表层句法结构的体现不尽相同。

(1) P 用从句体现;在汉语中 P 体现为用宾语小句。

A) P 属于未来情景:

⑥ a. Я надеюсь₁, что завтра она будет лучше себя чувствовать. /我希望₁ 明天她将感觉好一些。

b. 他希望₁ 这一数字在将来能够继续扩大。

B) P 属于主体 X 有关当下事态的意见看法,其中分两种情况,即 P 是过去的单一事件(见例⑦ a、⑦ b) 和 P 是现在的静态情景(见例⑧ a、⑧ b):

⑦ a. У нее был очень измученный вид; я надеюсь₁, что она спала так же плохо, как и я. /她样子很疲惫,希望₁ 她和我一样也是没睡好的缘故。

b. 珊珊希望₁ 自己方才通过了。

⑧ a. Я надеюсь₁, что сейчас вы уже больше не сердитесь. /我希望₁ 您现在不再生气了。

b. 我希望₁ 你别生气,因为我是为你好才说的。

(2) P 用动词不定式体现;汉语中 P 体现为动词短语。

此时俄语谓词 надеяться₁ 的状态主体 X 同时也是情

景 P 的主要参与者,并且该谓词只与从属的完成体动词不定式搭配,可以说 Я надеюсь₁ туда пойти. /我希望₁ 去那里;而不能说* Я надеюсь туда идти. 而汉语中希望₁ 的状态主体 X 不一定同时是情景 P 的参与者,如“我希望₁ 下雨”句中的 X ‘我’就不是情景 P ‘下雨’的参与者。

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对主体而言,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 的客体 情景是不可控的,因而客体 情景中的谓词失去可控义素:动作和结果之间有某种不确定性,例如“Я надеюсь₁ вас убедить. /我希望₁ 说服您”描写的情景是:我打算采取某种可控动作“убеждать/劝说”,然而要达到谈话对方被说服的结果,主体‘我’是无法控制的。该情况下 P 属于未来情景:Надеюсь₁ вскоре тебя увидеть. /希望₁ 不久能见到你。

(3) 情景 P 用称名初始命题的名词表示。该名词多为表示单一事件的谓名词 (отпредикатное имя): успех/成功、победа/胜利、спасение/挽救……如“Он надеется₁ на успех. /他希望₁ 成功”表示‘他认为将来成功是可能的’。

我们知道,汉语同俄语相比,形态比较贫乏,同义句法派生词与生产词在俄语中有不同词类的形式标志,但在汉语里没有形态差异,区别只表现在句法功能上。例如,Он надеется₁ на помощь друга. /他希望₁ 朋友帮忙;Лишь я один надеялся₁ на победу. /只有我希望₁ 胜利。实际上,汉语译文中的“帮忙、胜利”已经动词化了。因此,汉语动词“希望₁”的客体配价一般不用名词短语来体现。

(4) 汉语中 P 可用形容词短语来实现。如:

⑨ 所有的女人都希望₁ 永远年轻美丽。

支配模式是莫斯科语文学学派“意思⇌文本”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详解—组合词典》(ТКС) 词条的核心内容(Мельчук, Жолковский 1984),以表格形式体现谓词单位的语义配价与表层句法题元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下面借助支配模式表格对比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 的语义与句法结构对应的异同,直观呈现其语义配价在表层句法结构的体现。

надеяться ₁		希望 ₁	
I=X(主体)	II=P(客体)	I=X(主体)	II=P(客体)
名词短语 ₁	1) на + 名词短语 ₄ 2) 动词不定式(完成体) 3) что, 从句	名词短语 (主语)	1) 动词短语(宾语) 2) 小句宾语 3) 形容词短语(宾语)

支配模式表格中的纵栏表示谓词语义单位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 的语义配价,第二横栏表示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 的语义配价及其排序,第三横栏表示其主体和客体配价在表层句法结构中的体现。俄语是屈折语,主要靠词尾变化表达句法关系,支配模式中的句法题元标明名词短语的格形式(名词短语₁ 指第一格,其余类同);汉语是分

析语,主要用词序、虚词体现句法关系,支配模式中的句法题元标明名词、动词、形容词短语的句法成分。

说到 надеяться 的基本意义,应特别指出其典型的插入用法,该用法中谓词的感受成分完全丧失,可能性评价最为突出。总的说来,此时已不再是单纯的可能性评价,надеяться 的插入用法只是缓和确信的绝对性(张红 2013),该谓词的语义特征是构成疑问句或实现问题言语行为的手段,见例⑩、⑪:

⑩ Отчет, который я скоро опубликую, рассеет, как я надеюсь, последние сомнения у всех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ых археологов. /我将公布的工作报告,如我希望的,将打消所有严谨认真的考古学家们的最后疑虑。

⑪ Она раскаивается, я надеюсь, эта несчастная девочка? /她后悔了? 我希望这样,这个不幸的姑娘。

2.3 指望₁、надеяться₂/指望₂ 的语义特征

在 Ю. Д. Апресян 和 Э. Палл (1982) 的词典中, X надеется на P 的结构被看作带 что 从句的同义结构: Она надеется н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ына. ←→ Она надеется, что сын вернется. /他希望儿子回来。然而通常情况下,надеяться 的名词结构补语和从句不完全等同。试比较:

⑫ a. Я надеюсь₁, что он придет. /我希望₁ 他来。

b. Я надеюсь₂ на его приезд. /我指望₂ 着他的到来。

句⑫a 表示‘我认为他来这一肯定事件是可能的’;句⑫b(特别是动词带逻辑重音时)的含义则是‘他的到来具有很大可能性,且他的到来将引起某一肯定事件’,于是事件 P ‘他的到来’的可能性问题好像退居了次要地位,不被关注,而主要成分‘对由于事件 P 而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肯定评价’成了语义焦点(并且 P 本身也获得了次要肯定评价)。

可见,同样的两个义素,由于它们扮演的预设与陈说的角色不同,常常构成两个不同的词汇单位。这两个单位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词(希望₁ 和指望₂)、一个词的两个不同义位(见下文的指望₁ 和指望₂)。

同样,动词(X)指望(P)包含两个基本义素:A) X 认为 P 是可能的;B) X 认为 P 是好的。这两个义素在动词的语义结构中,既可以按照“B) 预设 + A) 陈说”的顺序组合,又可按照“A) 预设 + B) 陈说”的顺序组合,因此分别构成“指望”的不同意义“指望₁”和“指望₂”。试比较:

⑬ a. 我不指望₁ 康复。

b. 我不指望₂ 这次北京之行。

句⑬a 中被否定的是 A): 我不认为康复是可能的;B) 不受否定的影响,我依然认为康复是好事情。而句⑬b 中被否定的是 B): 我不认为这次北京之行能带来好的结果;A) 未被涉及,我并不认为这次北京之行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谓词 надеяться 的名词结构与从句结构有时同义,有时不同义呢? 究其原因:如果处于补语位的名词

包含评价成分,如 успех/成功、спасение/拯救、выздоровление/康复……那么体现的则是其基本意义 надеяться₁/希望₁,且此时名词结构与从句结构同义。而上文提到的“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ына/儿子回来”具有语用方面限制的评价成分‘好’:如果儿子不回来,意味着他发生不好的事情。而如果像“его приезд/他的到来、эта встреча/这次见面”中没有评价成分,有时可能有两种理解,不过更常体现的是 надеяться₂/指望₂的意义。

3 надеяться₃/指望₃的语义句法特征

动词一般都有一定的语义配价,很多情况下填充语义配价的句法题元受文本环境的非常规语义特征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参数。这些不同的参数对动词的词义或行为主体的属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薛恩奎 2011: 24)。非常规语义特征是在组合过程中与组合词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特征,并且对组合词的语义特征可能产生影响而导致组合词语义特征的变化(薛恩奎 2011: 21)。

如果 надеяться 补语位上的客体配价由表人名词短语(或语言世界中被赋予迷信力量的“上帝、老天爷”等名词)填充,由此而衍生的词汇语义单位本文称之为 надеяться₃,它对应汉语中支配对象宾语的指望₃。例如:

- ⑭ а. Я на него надеюсь₃. /我指望₃着他。
б. 我可就指望₃你啦。

надеяться₃/指望₃和 надеяться₁/指望₁的意义区别是没有描写客体情景的谓词,而情景用其主体的名称体现。显然,这里的表人名词执行表达命题的第二句法功能(Арутюнова 2002: 122-124),并且该表人名词可能隐藏任何一种可能的行为。句⑭a、⑭b意味着‘我希望₁他/你将完成某种行为’。至于该行为到底是什么,这一信息可能隐含在前文中,也可能没有。俄语中 надеяться₃的意义可用 полагаться на 来表达。

汉语中指望₃(1)可附着体性助词“着、过”,如例⑮;(2)可用于意义较虚化的动结式结构,并且该动词支配的对象宾语可前置,如例⑯;(3)可用于动趋式结构(孟琮、郑怀德等 2005: 468),对象宾语可前置,如例⑰。

⑮ 丈夫死了,她只能指望₃着孩子了;她从没指望₃过孩子。

⑯ 这种人指望₃不得;要想富裕起来,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指望₃不了别人。

⑰ 大儿子指望₃不上,又指望₃起二儿子来了;他又指望₃开老天爷了。

4 结束语

俄汉情感—心智状态谓词“надеяться/希望/指望”所包

含的语义成分一致,但在表层结构体现的句法题元不尽相同;由于义素扮演的预设/陈说角色不同,可能组配为不同的词、同一词的不同义项或同一义项的不同言语变体。本文分析材料为 E. B. Падучева 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理论关于语义衍生机制“关注焦点的迁移”提供了实证;对情感—心智状态谓词词汇单位的描写方法可应用于俄、汉语言教学与研究,为俄汉语词义与句法的接口研究提供具体材料。

注释

- ①文中的单引号“ ”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专用符号,与汉语通常用的单引号不同。
②文中例句大多引自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语料库(CCL)。

参考文献

- 孟琮、郑怀德等.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薛恩奎. 非常规语义特征的语义句法功能[J]. 外语教学, 2011(6).
张红. 心里谓词的语用标记[J]. 中国俄语教学, 2013(1).
张家骅.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张家骅.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J]. 当代语言学, 2006(2).
张家骅.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预设”观[J]. 外语学刊, 2002(2).
Wierzbicka A. Semantic Primitives [A]. Linguistische Forschungen (Volm 22) [C]. Frankfurt/Main: Athenaum, 1972.
Апресян Ю. Д., Палл Э. Русский глагол — венгерский глагол.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сочетаемость [Z]. Будд-пешт: Танкёньвкиадо, 1982.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M]. М.: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2.
Иорданская Л. Н. Попытка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толкования группы русских слов со значением чувства [A]. // Маши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клад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вып. 13 [C]. М.: МГПИИЧ им. А. Гореза, 1970.
Мельчук И. А., 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КС) [Z]. Вена: Wiener Slawistischer Almanach Sonderband 14, 1984.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 [M].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